

譚惕吾著

汪國防前綫歸來

南京新民報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出版

從國防前綫歸來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著 者

譚

惕

吾

發 行 者

新民報館發行部
地址南京中山北路一〇二號
電話二二八三三

印 刷 者

青年印刷所
地址南京明瓦廊
電話二二四六七

代 售 者

各大書坊

版 所 翻 必
印 有 印 究

自己的話

今年一月底本人代表中國婦女愛國同盟會攜帶慰勞品到綏遠慰勞前綫戰士，途經北平張家口等處，目視敵人猖獗的情形，非常痛心。到前方親身視察戰地，並與抗敵將士晤談，知道保護國士尙有人在，又轉悲爲喜。

回京後，愛護國家關心前方的同志，無論認識不認識的，都向我探問情形，而新民報的社長陳銘德先生每次見面就敦促我寫文章，爲着酬答同志們的眷注及陳先生的好意，特寫了這樣一篇簡略的東西，曾在三月八日至五月三日的新民報逐日發表。

在寫這篇文章時，因爲要寶貴讀者時間，祇將含有歷史性質和地理情形可資國人參考久存的處所，擇要實寫。至於匪軍情形，士兵生活，以及後援者應注意的事項都寫在最後一節「餘話」中。

但有一點要向讀者說明的，就是：此次本人所走的地方，主要的是綏北和綏東。

從國防前綫歸來

在綏北到過武川縣城，黑老，烏蘭花，大廳子，白林層；在綏東到過集甯縣城，老平
地泉，賁紅，十二蘇木，紅格爾圖。兩處所見的情形一樣重要，本來應當平等敘述的。
但因作者公務在身，越到後來越挪不出時間來細寫，寫到末了，祇好得以從略的地
方儘量從略，所以本書中綏北的情形敘述較詳，綏東情形敘述較略，這也是不得已的
地方，希望讀者予以原諒。

從國防前線歸來目次

前言·····	(一頁)
出發之先·····	(三頁)
踏上北上的征途·····	(六頁)
夜色沉沉的北平城·····	(八頁)
傷心景象·····	(一三頁)
征裘細細挑·····	(一八頁)
珍貴的史料·····	(二二頁)
恬靜中的歸綏·····	(三二頁)
大北旅社·····	(三三頁)
傅主席·····	(三五頁)

從國防前綫歸來

目錄

一

從國防前綫歸來 目錄

二

傷兵·····	(三九頁)
旅行者的難處·····	(四三頁)
到綏北去·····	(四六頁)
過大青山·····	(四九頁)
武川的一夕·····	(五三頁)
四二一團的戰功·····	(五八頁)
武川在國防上的地位·····	(六二頁)
反正部隊·····	(六三頁)
烏蘭花鎮·····	(六六頁)
光榮的四一九團·····	(六九頁)
舊事重提·····	(七四頁)
大廟子·····	(七六頁)

依稀認敵血·····	(八〇頁)
圍爐話戰功·····	(八三頁)
文武全才的團長·····	(八五頁)
戰痕滿目的百林廟·····	(八七頁)
凌寒破凍的健兒·····	(九〇頁)
補充第一團·····	(九二頁)
百林廟的重要性·····	(九四頁)
回到歸綏·····	(九六頁)
出發綏東·····	(九九頁)
湯軍長·····	(一〇一頁)
綏東幾個要鎮·····	(一〇八頁)
大同的傷兵醫院·····	(一二二頁)

從國防前綫歸來 目錄

四

歸來

.....

(一三一頁)

餘話

.....

(一三三頁)

從國防前線歸來

前言

『九一八』事變以來，敵人不死一兵，不損一彈，佔去我們的東北四省，接着還演出冀東和察北的傀儡戲，他們的氣餒因此越漲越高。尤其少壯派軍人認為侵略中國是個人飛黃騰達的好機會，到處都來尋釁，到處都扮把戲。在我國國民方面，因為邊疆大吏的棄地主義激動了痛惡政府仇視大吏的情緒。認為現在負政治軍事責任的人們，都是敗國種子，要救國非鏟除他們不可。

可是去年兩廣事件和平解決後，中央外交姿態一反過去的柔弱方式而趨向剛強，使全國人心一振。接着在綏遠地方由傅主席指揮部屬收復百林廟大廟子紅格爾圖等地，并驅逐敵人所指使的偽軍，這種果敢和勝利使民衆的心放着狂喜的花，對於政府的痛惡大吏的仇視都消失了。

就綏戰本身說，戰爭的形態並不怎樣雄武，可是它所包含的政治意義和給國人的精神勝利是偉大的。第一是樹立了邊疆大吏的楷模，打破軍人苟安懼外的心理，轉移了不抵抗的亡國風氣。第二是擊碎了敵人以華制華的政策，重懲了他們蔑視中國人的心理。第三是替將來收復失地建立了勝利的基礎，給予愛國人民一條充滿光明的去路，吸集了全國徬徨的人心。第四是轉變了國際的觀感。

總而言之，我國在綏遠的抗戰，已經爲中華民國展開了復興的雙翼，由這一點出發，前途還有無限勝利的鵬程。

當前方將士在綏遠和敵人所驅使的爪牙作戰時，全國民衆都鼓舞援綏的熱情，因綏戰的意義如此偉大，所以在首都由中國婦女愛國同盟會領首發起了援綏抗敵運動，接着就有各界後援會及市民後援會等產生，大家都在救亡圖存目標下爲着前方戰士努力後援工作。

出發之先

中國婦女愛國同盟會的援綏運動，是在去年十一月十八日發起的，那時綏戰的消息剛傳到南京。經過月餘努力，在愛國情緒高漲下，得到各方意外熱心的襄助，湊集了一萬七千三百六十元零九分的捐款。當時因慮及前方將士在冰天雪地中作戰，定必寒冷，會議結果，決以捐款全數製備皮大衣，由作者函託陝西民政廳長彭昭賢先生在西安代辦，一切都已經講好了，正在準備兌款定購時，忽然發生了西安事變，祇好中途停止。後來又由李德全女士委託平津方面友人代為採買，因為去年皮大衣缺貨，從天津買到北平，買不出我們所需要的件數，並且貨色不好。我們想想既然買不到皮衣，不如電詢綏省當局前方需用何物以便購辦。這電去後以爲二三日就有回電的，誰知一等七天還不見復電來。幸而李女士認識北方人士很多，平津買不到，又在察哈爾找到了財政廳長楊慕時先生，楊先生本來是一個極熱心國事的人，經李女士請託後，當

從國防前綫歸來

允由他命屬員委託皮商搜羅。搜遍了張家口，只得了一千五百件皮統，其中多數還是短襖改的。每件皮統價格七元八角，一千五百件合計共費一萬一千七百元，還剩下五千六百六十元零九分，我們商議買一些食品給士兵吃，買一隻銀球贈傅主席及全體將士一隻銀杯贈達密凌蘇龍司令及綏東四旗將士作爲紀念。這樣決定了，就由購買委員李德全楊鳳珍負責向冠生園京分店接洽定購餅乾一萬二千磅，分裝六千盒，紅燒牛肉三千罐，糖果一萬二千五百兩分裝二千五百包，玉帶麵一萬盒，每盒重五分，價格共四千元。後來等到購買委員開會正式簽訂合同時，冠生園方面要求裝箱及腳力費共百元，合共四千一百元。銀球和銀杯是買購委員趙懋華，楊鳳珍，唐國楨和作者同去定製的，共用洋二百十元。等我們皮衣和食品都買好了，綏遠軍民聯合會來了一個電報，叫我們將捐款製辦中式襖衣送去，他們並且將尺碼開了來，每件衣上帶五分高的領子，大小分三種：第一種長二尺二寸，佔全數十分二三，第二種長二尺或二尺一寸，佔全數十分五六，第三種長一尺九寸，佔十分二三。但是我們的款子都快用完了，

代表也定了行期，全部食品都運到了南京，預備北運，接了這電報後，我們重又集議，決定將所餘的款子，通統採買白布帶去交給綏遠軍民聯合會製成襯衣送到前方去。如是由購買委員唐國楨負責買了白布一百四十匹，在慰勞品出發啓運的那一天，一併裝車北上。

除了我們自己所備辦的慰勞品外，還有金陵女子大學，匯文女中，中華女中，中央護士學校的同學們親手製成的絲棉背心，毛繩手套，毛繩襪子，和崔振華女士捐贈的衛生衣，趙懋華女士捐贈的白仙丹，無名氏捐贈的藥棉紗布橡皮膏等等，也一併由我們帶去。

慰勞品的運輸是由會呈准軍政鐵道兩部作為軍用品免費運輸的，負責辦理交涉的人是陳逸雲女士，因為她是鐵道部專員，一切交涉都比較來得順利。

我們原定一月二十八日啓程的，因為上海車站車箱不敷應用，只將我們的食品裝來一部份還有一部份沒有運到，惟恐走後運輸發生問題，乃改在二十九日動身。自二

十六日起，我和陳逸雲女士楊鳳珍女士唐國楨女士莊靜女士任稚梅女士每日跑下關車站浦口碼頭，直到二十九日下午纔將慰勞品完全運送過浦，由中國旅行社派員照料，他們一切都是盡義務的，除了付給碼頭腳夫的費用外，沒有要我們的報酬，這樣熱心，是值得欽佩的。慰勞品運到浦口，由車站撥了一輛車箱裝運，在慰勞品到浦口站交涉裝車北上時，有一位李段長幫了我們很多忙，如果站上沒有他恐怕還有一些糾葛。

踏上北上的征途

這次會裏推舉我和陳逸雲女士代表北上，但是我和他都是公務員，職務在身，行動未便自擅。會中爲着使我們安心前往計，呈請內政鐵道兩部給我們公假，並且還要求中央民訓會代爲說項，結果兩部負責長官都慷慨的應允了。我們兩人又籌劃了一些款項，決定一切用費均行自給，絕不動用捐款和會款，並且還不受前方的招待，免得增加他們的担負和麻煩。一切應行準備的事項都已準備妥當，慰勞品的運輸也已辦



從國防前綫歸來

品 勞 慰 驗 檢

好，在廿九日午後二時，我和陳女士各自攜帶行李，踏上了北上的征途，到浦口車站時，懋華，德全，熙仁，芬資，競英，稚梅，社英，鳳珍，立文，琴仙，國楨，及會中很多同志都在等候我們送行。我見了她們很覺歉然，城裏離浦口很遠，舟車的勞頓，對於送行人是很麻煩的，尤其社英，立文，豫秀，國楨，莊靜，鳳珍，稚梅，幾位朋友，因為我們的行期時時更改，跑的次數最多。她們認為我們，此次在嚴冬時候，到老遠的北地去，太辛苦了，似乎欠欠不安，其實我們還沒有辛苦，倒先給她們辛苦了。

黃昏時的浦鎮，格外沉着，陽夕光輝照在每個人臉上，都顯出依依的顏色，回首看看紫金山，已經薄

薄的罩上了一層藍幕，夜神的翅膀慢慢地覆着我們，在宏壯的汽笛聲中，澎湃着熱烈的慰勞征人情緒，揮手和諸友告別，就這樣暫別了幾年來留住的首都。

夜色沉沉的北平城

近年來政府在已有鐵路方面下了不少整理工夫，由浦口到北平的鐵路，客貨運都辦得很好，車上的整潔和秩序，都依照合理的辦法來處理，行車的時刻很準確，誤點和撞車的事很少發現。我們在廿九日午後五時離開南京，卅日上午十時卅分依照預定的行車時刻到濟南，車在濟南停留的時間較長，我們就利用這一點較長的時間悄悄溜出車箱，越過站上長橋，踱到車站接近街市的那一面去遊覽，誰知一舉眼，都是五三遺跡，五三陣亡烈士墓也在距車站不遠的地方森嚴矗立着。我們在衛國英雄的遺塚前低徊唏噓了很久，他們的英靈在鼓舞着我的勇氣，當時立了一種心願：不復仇不再來見他們！從街市上踱回車站，又踱回車箱裏。濟南華北新聞社及濟南山東日報社兼

大公益世兩報駐濟記者辦事處記者彭登嶽先生等，已經在車上待了很久了，我們又免不了應答他們許多問題，話還沒有說完，車已緩緩開動，他們迅速的搶着跳下了火車。

車一直前進，夜間十二時三十分到北平正陽門車站。車站上的一切和我四年前見它時沒有什麼改變，冬末深夜的朔風，吹到臉上，削削作痛，旅館的招待員嘈雜的呼喚旅館名字，招攬客人。我們選擇了一家名稱熟習的中央飯店，接受了招待員的牌子，將行李交給他們，剛要步出車站時，背後忽然傳來一句問語：『請問兩位女士是不是南京的慰勞代表？』這意外的人聲，使得我們詫異。我和陳女士都回頭看了一下發問的人，我心裏想：也許是新聞記者。他見我們回頭，並且沒有答他的話，恐怕我們懷疑，遂簡捷地作了自我介紹，原來他是世界日報和世界晚報的記者陳維麟先生，他告訴我們，他已跑了車站好幾次了，昨天晚上還有好多記者在車站等我們，因為沒有等着，今天不敢再來了。我們邊說邊走，一直走出了月台，到車站前上車，預備向中央飯店進發，陳先生因為和我們談話沒完，也隨着我們到中央飯店了。他問我們很多情